

中铜洋二枚曰海佩泥^①；又易小铜洋二枚曰发尔英^②。凡金洋二等，银洋六等，铜洋三等。其钞票颁自国家，起金洋五枚，至千百万，曰班克比拉^③。

附录：上海至伦敦日记

十七日^④。雨。致总署及恭邸、宝佩蘅沈经笙两相国、董韞卿、毛煦初、崇地山、成竹坪、夏伯英、合淝相国、沈幼丹各信。拜发奏折三件。又其〔因〕杨瑞堂回南之便，寄裴越岑、黄海华、朱香荪各信。又复朱宇恬、秦鹿笙各信。精力亦惫矣。晚为洋人所促，冒雨登舟。李勉林派小轮船相送。是夕开行。（船主柏里斯。）

十八日。雨，风。舟行甚颠簸。家人皆呕吐。吾亦不能安食。勉强一坐而已。是日过浙江境舟山。

十九日。风力逾劲，终日不能起坐。五十余日之程，甫一二日而已狼狈至此。是日过福建境台湾、厦门。

二十日。行次汕头、碣石，遥望诸山横亘，见有大铁甲船尾追而至，船主云，水师提督赖得船也。我船升旗，来船见，亦升旗。我船随下旗。来船渐趋而近，两船并行，相距可十余丈。来船船人皆升桅，舟中乐作。我船复升旗，来船横掠船首而过，我船停轮俟之，遂扬帆驰去。因询船主：

① 海佩泥：halfpenny.

② 发尔英：farthing.

③ 班克比拉：bank-bill.

④ 指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，郭氏是日动身由上海赴伦敦

“升旗何也？”曰：“所以告也。”彼亦升船〔旗〕何也？”曰：“报也。犹曰钦差在船，已谨知矣。”“下旗何也？”曰：“既告，则可以下矣。”“彼船人升桅而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示敬也，犹之列队也。升桅而后可以示远。乐，所以作军乐也，以为列队之节也。”“掠船首而过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趋而迎也。停轮者，以示让也。”彬彬焉见礼之行焉。中国之不能及，远矣。

廿一日。早至香港。〔旁注：上海，赤道北三十一度三十分；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；京师，赤道北卅九度五十四分。〕香港总督铿尔狄遣其中军阿克那亨来迎，且请至署相见。约以二点钟往。水师总兵蓝博尔得来晤，曾于总署见之。所部飞游营〔旁注：炮台二所〕兵船六只当回国，候予至一见即行矣。午刻，偕刘云生、黎莼斋、德在初、凤夔九乘坐铿总督所派十桨小船登岸，至则大列队伍以迎。广东领事罗伯逊亦迎于江次，为叙寒暄。遂乘四人舆至总督署。水师提督赖得、副提督阔伦布、按察司斯美尔斯皆集，其余大小文武官约二十余人。铿总督述及学馆训课凡四百余人，因请一往视之。斯按察又述及化学馆之盛。酒罢，遂诣学馆。总教习斯爵尔得，副教习法那、铿尔陪同周历学堂五处。每堂可坐百人，一教习主之。课中国《五经》《四书》及时文者三堂，课洋文者一堂，洋人子弟课《五经》《四书》者一堂。课《五经》《四书》者，中国教习也；课洋文者，西洋教习也。其课诗文，则名为小课，皆限有期日。规模固宏远矣。以江次列队相候已久，不及一赴化学馆。中军阿克那亨又陪送至舟次。致丁禹生、冯竹儒、唐景星、徐雨之及上海税司吉罗福信凡四缄。附寄家信二函，一托之冯竹儒，一托之唐景星。附寄朱香荪及志城二信，又寄笙陔叔一信。

是夕有英商轮船入泊，直撞船艖，声如雷霆。尾窗多坏。一小船悬挂船尾，遂成两橛。梦中惊醒，移时神始定也。（香港居民十三万余人，西洋约六千人，在中国居住人数，以此为最多。）

廿二日。以修船耽延一日。香港总督铿尔狄及罗伯逊、阿克那亨来船回拜。因语及学馆，云皆国家经费也，嫌其规模尚小，尚欲另立一馆，扩而大之，此皆为各人读书识字自贍身家之计，学习一二年，粗能有得，往往自出谋生，所以能有成立者少也。英国学馆通计所教课者三百余万人。语及出使，曰：“此邦交之常。待人与所以自处，无所歧视。此间监牢，收系各国人民之有罪者皆然，惜不得一往观。”因告以今日不能开行，尽思一往观也。乃仍约派肩舆来接。台湾领事柏卓安来见，京居十余年，容貌语言，略似中国人。申刻，罗伯逊，阿克那亨陪游监牢。设正副监督，正督以事他适，出迎者监牢副监督达摩森也。屋凡三层，皆有铁栅扃锁之，罪犯重者在上层。下层一人一房，上层三人一房。被褥、盥盆之属毕具。毡毯日叠板上，整齐如一，不如式者减其食。所收系有西洋人，有吕宋及印度人，通计三十余名，而中国至四百七十四人。当日犯赌博者又四十人，另有罚款二百元至四五元不等。〔旁注：人饭一盂，小鱼四头。收系久者肉食，饭亦精。〕收系久者七年、五年，少或五日，亦有终身禁锢者。办法亦略分三等：有锢闭者，有久羁课以织毡毯者，有运石及铁球者。运铁球者三处：一西洋人，一吕宋人，一中国人，皆以兵法部勒之，或五人为队，或十人为队，每日以两时为度。运石者一处，则所犯较重者也。别有女囚一处，皆一人一房。达摩森导令遍游各监牢及运石及铁球处，有至百余人布列一处者，举手示之，皆趋就行列，或至三列，立处截然齐一，皆举手额角以为礼。即禁锢室中，启外牢门扬声喝之，皆起立，当门垂手外向，节度整齐可观。牢外设

浴室一。中设礼拜教堂一，囚人环立听讲。设病犯就医牢一，又收检病故人犯堂一，所至皆以松香涂地板，不独无秽恶之气，并人气亦清淡，不使人作逆也。禧在明云：“从前人犯皆课令出外工作，如筑垣、修路之属。铿总督乃始禁锢之不令工作，运石、运铁球，皆所以苦之。”其禁闭者，房设一铁轴，令手运之，日万余周〔旁注：日运万四千转，有表为记，不如数者减其食〕，亦所以劳其筋骨，导其血脉，使不至积郁生病，规模尤可观也。其刑具有锁有杻，皆以械足者；有鞭，用绳为之，五十鞭则皮裂矣。其变诈反复乱风俗者，则刺其颈为“○”，驱而逐之，不得至香港。亦有用刀削其“○”，以膏涂之，疮愈而成斑，亦经巡捕查获，执而囚禁之者。所以不可及，在罚当其罪，而法有所必行而已。香港英国铁甲兵船二，提督赖得、副提督阔伦布领之，亦以驻扎三年为期。一名奥大喜阿斯，一名飞多尔日曼奴尔。飞多尔日曼奴尔为意大里皇帝之名，英人尊之，取以名船。法国铁甲兵船一，美国兵船一，又有英国小兵船一。马格里言，英国副提督名洼尔尊，属往拜之。比回拜，则仍阔伦布也。所坐公司船名大矾廓尔，船主名拍罗〔旁注：巴拉〕得。（前云柏里斯，误。）王春晓镇军、杨春林、宋△△、李香陔、丁子俊、蔡默斋均来见。俞吉甫亦遣其门人刘子垣来见，亦一书复之。

廿三日。早开行，至午行百九十五里。〔旁注：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，伦敦东一百十三度三十七分。〕船主以沙漏定每时分数，而系尖木板于绳，则辘轳转绳而投尖木板海中，计绳之丈尺。每沙漏尽，则引绳觐其丈尺，以辨所行之里数。据云：每一点钟行三十四里，日以午正总计所行之里数。海中遥见捕鱼船数十，张帆一叶，随波上下。过驴耳山，知距广东北海一带为近也。

廿四日。午刻，共行八百三十一里。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

度半。(伦敦之东百一十度零四十九分。)计当在琼州南百余里，船人名之斋纳细〔China Sea〕，犹言中国海也。海多飞鱼，约长尺许〔许？〕，跃而上腾，至丈许乃下。左近拍拉苏岛〔Paracel Is.，西沙群岛〕，出海参，亦产珊瑚而不甚佳，中国属岛也。系荒岛，无居民。马格里为予书片纸系藤几上云：二客思伦喜〔Excellency〕。询其名义，云：“尊称之辞，亦可译作‘大臣’字。使见者不敢妄坐也。”英人有名拍得斯里西得里者，方绕地球一周，附船回国；询知专为游历，盖亦英国之富民也。是夕雨而热如夏，竟不能盖被。烦躁万状，不能成寐。

廿五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五十二里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。(伦敦东一百零九度三十五分。)计当安南北境。〔旁注：过瓦脊拉山，安南东南境也。〕马格理出示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经制所入，即中国之乙亥年也。伦敦约二万一千余万；印度约一万六千余万；澳洲约一千余万，英人谓之新金山也；新嘉坡三处所入约百余万；惟香港所入十八万余，而用费十九万余。

廿六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九百三十九里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。(伦敦东一百零八度二十四分。)距西贡南四百五十里。西贡者，法人所踞安南大埔头也。自香港南行，天气日热，而雨亦多。上海寒暑表在热度五十三分，至香港六十五分，今则八十一分矣。不能着绵，舟人皆单衣，食案悬风扇，视湖南五月杪天气为近。

廿七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三十五〔脱“里”字〕，在赤道北四度三分。伦敦东百零五度三十九分。计当暹罗外海。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，询知在伦敦开设洋行，由美利加至日本，历中国各海口，复回伦敦。其在本国为世爵，得受一等宝星。西洋风俗以营商为重，即此可见。其同行英拿吉哥，亦意大里人，盖先至中国，而相约同回伦敦。

廿八日。雨。午至新嘉坡，行七里〔百〕二十里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。（过一岛曰好斯白尔，有一灯楼，好斯白尔，大西洋始寻地来中土之人名也。）蔡瑞庵国祥月卿国喜兄弟管驾扬武兵船，适先数日至，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。其地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就问何时上岸，示以三点钟。该兵官传总督之命，言上岸必派队迎接，请改订四点钟。而所派马车四辆已至，乃约先至胡璇泽处，相其花园风景。因偕云生、莼斋、在初、夔九及马格里先至胡氏花园。奇花异草，珍禽怪兽。及所陈设器物，多所未见。所陈设有鹳鹤卵十余，皆大如碗；有染成灰蓝色，用银厢之，作供具者。蛇卵四，皆大如鹅卵。羚羊头一，双角并存，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。外羚羊角、野牛角、犀牛角、鹿角各一对；鹿角长几三尺。又鱼须一，长七尺许，色如象牙骨而盘结瘦削。鱼鳃一。白马蚁二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，长约二寸。有两石卵藏之，上凿一孔通饮食，剖卵乃得之，谓之白蚁王也。其余东洋石器为多。有石山一，云为日本富紫山。鸟有采鸾四，青鸾二。六脚龟一，长逾三尺。白壳龟二，背中高，紫花斑文，首足色亦白。狗熊一。豪猪一。袋鼠一，头及前二足似兔而大，腹及后身则大逾数倍，后二足膝向前跪，不能伸，然视前足犹长逾倍，尾长二尺，行则跃起如飞。云其腹下有袋，故谓之袋鼠。此其略可记者也。旋至总督哲威斯署内，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。因见其夫人及其二女。夫人亦贤明，慰问甚勤。其领队迎接者名摩里雅斯。归过其炮台，盖因山为垒，凡二重，其中将台一，兵房四，云可容五百人，现止一百三十人。家眷房二排（以居官及兵之有家眷者。）兵房后皆为厨房。藏兵器房二。饭堂一。习书堂一。治养病人堂一。大炮五六尊，皆有炮台，有火药库。小炮皆有架，置之墙端。千里镜一具，别为一屋，以便瞭望。其制度规模与中国所名为洋炮台者绝异。〔旁注，尽南处一山，

尚有炮台一所。]兵头，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，带步队者曰林芝，皆游击也。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。（洋兵上等三日一洋元，每日三角三分，合银二钱四分；次者四日一洋元，每日二角五分，合银一钱八分，将弁有家眷者，俸薪足以养之；兵有家眷者，洗衣缝纫，自食其力。）

廿九日。雨，雷。哲总督又派车来迎，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。因先至扬武船回拜蔡瑞庵，兵皆升桅开炮。比登舟，始知司训练者，英兵官拉克斯摩也，指示一切甚详。并引至其学堂，训练闽广学生二十人。又为操试炮兵，转动至捷；又升桅开炮以相送，皆英兵官主之。旋至洪家花园，盖闽广人公地也，花木鸟兽，尤多而奇。有虎一、豹二（一花文豹、一金钱豹），用铁圈笼之，外施铁网步障。狗熊一。山狗三。其豺狸、黄鼠、松鼠、山獭之属，各以铁网为屋，与鸟雀相间，周环约二十余间。鹦鹉四种：一白，一灰色，一绿，一红，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。鹰三种：一白，一苍，一灰色。雉三种：一彩文，一苍，一棕黑色相间。鸽种甚多，最奇者翠鸽。异鸟如青鸾、山鸡（大冠，似家鸡）、山雀、水雀。一种采文而头蓝色或红色者善鸣，一种似水鳬，头有毛一丛，甚长而细。猿属多种，有红面者，有灰色者，甚驯。长短皆各不同。其一甚巨而狞，用铁圈笼之，黄毛长四寸许，则所谓金丝猿也，最不易得。花木多不知名，开花或红或黄，有大如碗者，有小如蛾者，亦全不知为冬日也。葵蒲数十如张扇。罗汉松高数仞，盖地如钟，绝奇。藤萝如墙拔地立，或如九折屏风。巨松高入云际，距地尺许，横出五枝，悬针周匝如盘，每尺许辄出数小枝，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，皆奇景也。又制铁盘如伞，引藤络其上，十年后必复成一奇景。始知以上数者，皆人力为之，究不知何以能如此也。园甚大，有积水一泓极清，小舟四五，游泳其中，然并无一坐基，岂有待耶？回过按察司署，任是官者裴里布，方踞

堂皇听事。吾与云生列坐其旁，余人皆立。堂高五六尺，如月台。其下列长案如弓，两造讼师及录供者、传语者，环坐向上。两旁设木阑二，云为词证者立其中。设小几八，待讯者坐候。外施阑干，以待人观听。规模亦甚清整。总督哲威斯约三点钟枉过，尚有大学馆一，小学馆五〔旁注：内有女学馆一，〕不及一往观也。新嘉坡约二十万人，西洋人不过二千，番人及印度人盈万，余万〔皆〕闽广人也，而粤人较多。据胡璇泽云，广属人已约七万之多。总督所辖凡三处，再四〔西〕为麻刺甲；再西为槟榔屿，则海中之岛也；由麻刺甲而西，稍北为威诺斯里，与槟榔屿相对，亦英埔头也，并归其所辖属。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：一名儒那，总兵波兰管带；一名马古稗，副将安生管带。是日申刻开行。

三十日。过麻刺甲，距新嘉坡二百一十里。以须一至槟榔屿，稍绕出西北。禧在明见示伦敦《戴模斯》日报（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，中历之九月廿五日也，）为译出论滇案始末一段。其中叙英总兵勒尔斯探北极事，以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四月起（为中国之甲戌年，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内回国。言至北极之八十二度尚见土地，过此则皆冰海矣。其始舟行积冰中，测度冰之厚薄，有至十六丈者。再上则舟不能行，凿冰为道。凡两船三百余人，牵倚以北，每日约行三里许。至北极八十三度二十五分，凡行两月余，不见日者二十余日，死者四人，因冻折足者数人。至是不复能前进，乃循来径而返。其初议寻北极，募能同行者，告奋勇七百余人，遣医视其筋骨血脉强固能任寒者三百余人，挈之以行，历二岁余。君主下书褒嘉之，赏给勒尔斯头等宝星。

十一月初一日戊午。已刻至槟榔屿（洋人名之碧澜），距麻刺甲九百三十三里，在〔脱“赤”字〕道北六度。伦敦〔脱“东”字〕（一百度零二十分。）居民约十四万（闽广人十万有奇，余为番人）。有副总督驻

此，亦名安生。胡璇泽见示：王文庆〔旁注：闽人〕兼司招商局事。遣人问之，则挈其乡人七八辈来见，皆短衣番语，内有云南大理人江姓，以贩珠宝为业。以停船片时即开行，未暇一上岸。北岸为威诺斯里。约询地势，槟榔屿得见方英里一百零六（英里当中国三里，见方英里当中国九里），新嘉坡得见方英里二百三十六，麻刺甲得见方英里六百余，至广大矣。威诺斯里地透长而狭，得英里三百零五。其地山水明秀，南岸皆高山也，树木丛密。闻有瀑布，高十六丈，惜未一往观也。槟榔屿兵官段熙奕附船归国，登舟时，居民鼓乐架小舟十余相送。必稍有惠爱贻留者。申刻开行。是夕风。

初二日。午正，行六百八十四里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七分。由槟榔屿折而南，相距赤度〔道〕约计九里。（伦敦东九十六度三十五分。）南望苏门答腊，相距约四十里，见大山绵亘，即所谓万古鲁山也。苏门答腊透长二千余里，起息力之南，横出槟榔屿西千余里，中间小岛尚不可以数计。《瀛寰志略》图载槟榔屿于苏门答腊之西北，非也。近年荷兰衰弱，酋长之居苏门答腊者，抚绥无术，遂至畔乱。荷兰又不能以兵力胜之，方相与攻战未已也。是夕，风逾大。

初三日。大风雨，雷。午正，行七百七十四里，在赤道北六度十六分。（伦敦东九十二度十七分。）至是始出大海，所谓印度海也，俗名之小西洋。舟行向西微北。是日大南风，可以张帆。至晚，风逾劲，而帆不可收。船人上桅拽帆，坠伤者三人。

初四日。大北风，雨。午正，行五百四十六里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。伦敦东八十九度十六分。颠簸不可名状，同行诸君皆至困急。是日稍凉，然稍加夹衣，便至挥汗如雨。自香港南行，日加郁热，夜不能寝者十余日矣。

初五日。大风雨。午正，行六百六十三里，在赤道北五度五十四分。（伦敦东八十六度五分。）柳树仁忽患病，头、手俱生红颗。洋人最忌痘症，相与惊疑。于是以我平日在船头小坐之房使之迁居，不令杂居舱内，以防传染，且约至锡兰送赴医馆。此船亦须停泊二十日，俟其无传染也，而后开行。举舟皆归怨鄙人一身矣。运蹇时乖，致受仆夫之累，此行颠沛，直不堪设想。而一风至数日不息，助之以雨，此景亦实使人难受也。询之德在初、夙夔九，云三次出洋，未尝有此。岂非天耶？

初六日。午正，行八百六十四里，在赤道北五度四十分。（伦敦东八十一度十五分。）风力稍平。而洋医断柳树仁为痘症，禁锢极严。仆辈住中舱者，皆不得至后大舱照应伺候，仅留龚振之一人在后大舱照料，又不得至中舱及厨房照料饭食。并茶水一切亦不得自由矣。当悬病旗，以听锡兰处分。不谓全船受此一人之累，抑何运蹇至此！是日又行二百一十九里，抵锡兰。有小舟来引路者，皆用圆木剝其中为舟，或剝成三四间不等，每间仅容一人，纳双足其中而坐其上，旁施横木，首尾各系树株，束之舟上，巨浪中亦无欹侧。其地按察司路司马力阔、总兵克拉尔克来舟，传总督之命，属预备公馆，已早部署完备，邀至岸小住。而船主巴拉得约明日大早换船，十二钟后即日开行，乃辞路司马力阔，告以明日开船稍晚即当一走候。医院亦派医生来视柳树仁，即令前赴医馆，并陈裁缝递送茶水者亦应留此，候过两礼拜乃能放行。使刘和伯等为之解说，不能允从。尚赖钦使不能扣留，否则并船上须扣留两礼拜，船人齐受累矣。乃婉谕陈裁缝，令其宽心居此，亦甚费调处也。锡兰出宝石，登舟索买者甚众，制造亦颇精也。

初七日甲子。寄家信，并致冯竹儒、唐景星、朱宇恬及志城四信。辰刻过船，船名北夏窠尔（云为印度极北省名，前船大矾廓尔则

印度极南省名，西人名船多类此。)船主怀得。视前船较大，而新造成甫二年也。十一点钟上岸，户部司布莱司放船来迎。炮台响炮十五，西洋所以待一等公使者也。按察司路司马力阔、总兵克拉尔克并迎于海次。询知地名高诺。总督格蕾夏理驻扎科伦布，距此二百四十里。锡兰岛周回千余里，泊船处其形如臼。上岸不出透南一角，至按察司寓处小坐。总督派中军谈布来此迎迓，因陪游近地佛寺及按察司所管监牢，并派土司狄习拉瓦为之前导。监牢不及香港规模，而精洁则同。大监八所，每所监十七人。日间督使工作。罪犯重者，禁锢别为一院，每房一人。女牢一院，凡二所，每所亦十七人。亦有病馆。寺佛〔佛寺〕二所，一在山阜，稍盘而上，一则沙地。屋皆卑狭，中惟塑〔塑〕卧佛一尊、侍者二尊。僧施黄布以帷其身，而偏袒右臂。索经观之，皆贝叶为文，以绳贯其中，而用锦袱袞之。字皆作连“○”式。令寺僧诵之，微近刺麻梵音，而“南无”二字极明显。殿旁皆有白塔，前列石幢，树幡其旁。西洋并以释迦生长锡兰。疑释迦弟子迦叶、文殊、普贤皆谓别生一世界，或此岛迦叶所生，释迦自生印度。今东印度安额河，南东〔东南〕流出孟加拉，即佛书所谓恒河也，如来生长自当在东印度，而锡兰之崇信佛教，自是佛门弟子传流如此。椰子遍地成林，寺僧剖椰子为茶以供客，云椰子充饮、馒头树结果充食，得此无忧饥渴。婆罗树、贝叶树所在有之。其沙地者，询其寺名，曰：“瓦路喀拉马。”问此何义，曰：“此谓沙地，僧人建寺耳。”至此，行游半日，不见中国一人矣。(闻岛中亦尚有粤人，贸易于此。)旋至按察司处午饭。有利如洋行商人毛里逊来见。路司马力阔亦告知其家住伦敦之堪普屯坊南威拉巷第十五号，其子方习讼师，可以往觅之。炮台一所，即克拉尔克所辖，兵凡四百人。泊高诺者。仅夹板商船十余，无兵船。法国兵船一，云往来西贡

者也。是日酉刻开行，大风。

初八日。午正，行六百二十四里，在赤道北六度四十九分。（伦敦东七十六度四十八分。）自锡兰至亚丁，计程六千四百零二里，渐自南而趋西北，距赤道视锡兰一日程略远至度许，与禧在明谈，询及荷兰在苏门答腊交战情形，云其酋塞勒敦苦荷兰之征求，称兵拒之耳。因论及荷兰所据南洋各埔头，课税以济国用；英国不然，地租税课取之其地，即于其地用之，即印度、澳大利亚，岁入至于百万，亦只备用地方而已，如开河、修路及添设学馆，以本地之财，济本地之用，而使其人民共之，故无怨者。苏门答腊各小国，有乐以其地献之英人，而不愿附属荷兰，亦以此故。同舟段熙奕，为威诺斯里兵官，乞假回国。送者如云，鼓乐喧阗，制旗以旌之，题曰“忠勤正直”，盖皆华商之流寓者。南洋自槟榔屿以东，闽广人率居十之七八，锡兰以北则寥寥矣。段熙奕在官亦一佳士也。又有俄里瓦者，在福建南台开设大茂洋行，曾充俄国领事官，早知予名，亦相就通殷勤。

初九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五十里，在赤道北七度五十五分。（伦敦东七十二度四十六分。）已入俾路芝回部地，在印度河之西，其地正当印度海也。是日礼拜，听讲者二十余人，弹洋琴作歌以礼天神。洋妇韦理勤歌声清越，婉转悠扬。历一时许始散。德国水师兵官拍森、格尔里默斯相就谈，询知凡二十一人游历南洋，推测天文、海道及行船之宜，兵头一人督率之，名阿尔阿塔，船费皆出自国家，仍月给修金三镑，中国香港、闽广及澳大利亚一洲各住至一月或两月，回国尚须过考，乃授官。因问其国君威烈雅摩第一，年八十；丞相毕士马，年六十四；将军穆尔克，年七十五；兵部路得，年六十五。富国强兵，皆此四人为之。锡兰有山名阿伦毕克，相传释迦从迦蓝屿来登此山。山下有寺，藏释迦涅槃真身及舍利

子。明永乐中，太监郑和至其地，于此寺建立石碑，距高诺当在二百里外。

初十日。大雨，午正，行八百二十八里，在赤道北九度五秒。（伦敦东六十八度十五分。）〔旁注：俾路芝回部，地在印度河之西。〕是日为西历十二月廿五日，相传耶稣降生日也。诵经与礼拜同，亦弹洋琴作歌。马格里以中土歌调属韦理勤依琴度之，尤清婉可听。德国兵官发柏尔就谈，亦廿一人中之人也。禧在明得西报于锡兰，令与刘和伯翻译之，中论烟台条约，所言利病，与当事所见绝远，非深悉洋情者不能辨知其得失也。

十一日。午正，行八百一十四〔脱“里”字〕半，在赤道北十度十一分十二秒。伦敦东六十三度四十八分三十秒。姚彦嘉见示美国林乐知所著《中西关系论略》四卷，内载总署照会各国教案章程八条。承天津教案之后，正当会商各国，妥议章程，以为善后之计，乃其所议，混合各国言之，而其所以示禁之意，又无一扼要语。是非互淆，轻重倒置。美使镂斐迪已逐款驳之。川黔教案为祸之烈，久而益甚。失此机会，极为可惜。马格里述及红海口外英国新置一岛，名萨克敦〔旁注：禧在明谓之苏克得拉，即《瀛寰志略》之索哥德拉〕，距亚丁一千五百里。过亚丁，入红海口三百五十四里，有岛曰柏林。〔旁注：禧在明谓之毕尔伶。〕法使有至亚丁者，言其本国谋踞柏林岛，本海中荒土。英兵官驻亚丁，闻其语，夤夜遣所部将官率兵十余，先至其地树旗。逾两日，法使乃至，已先为英有矣。新开河亦以四百万余英磅得之埃及。于是径西直抵新嘉坡，口岸埔头一属之英，控有西洋全势。英人谋国之利，上下一心，宜其沛然以兴也。

十二日。午正，行八百零七里，在赤道北十度五十五分。（伦敦东五十九度十八分。）是日当略涉波斯里〔“里”字衍〕，印度海泛入

之。海汊名阿勒富海，东土耳其两河之水注焉。与马格里论船主测量之精，因言西洋各国商部大臣，有船政学馆。学既成，商部试之，得高等，乃令充当船主，其次分司各执事，皆有等第，以次历试之，或至再三。充船主者，必高等也。造船之家，无敢私请船主者。凡船出海口，商政大臣必视其船所载之货、所坐之人不至逾量否。货逾其船之数，人逾其房铺之数，皆禁制之，违者罚。凡造船，商政大臣亦视其工程坚固否，与所用之木良楛何如。必皆如式，而后定其行海年限，或十年至二十年。不如式者禁不得行海，违者罚。其行海所雇水手、所带食米，必使足数，以船身丈尺定人数多寡，不如数者禁不得出海。人日给米、盐、肉食，皆有程式，不如式者罚。船主出海，则船人赏罚皆假以行，一切听命焉，而日记其所行于册。其有辩争，商部大臣据其所记处分之。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，其经理商政，整齐严密，条理秩然。即在中国，往来内江船主皆能举其职，而权亦重，优于内地官人远矣，宜其富强莫与京也。连日风，在船极不能适，是日风尤大。

十三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九十二里，在赤道北十一度二十六分。（伦敦东五十四度五十一分。）地属阿刺伯回部，正当萨克敦岛之东境，相距约百里，不能望见。印度海至此分注阿勒富海、勒尔西海（即红海），与阿非利加之亚德尔相望，渐次入红海外口矣。船主怀德见示书单，自西历本年正月正月起，英船出入海口，按期排定。北夏洼尔船以西历十二月廿五日自锡兰开行，今初七日，当西历十二月之廿二日，盖先三日程矣。刘和伯言：京师谈洋务者，只见得一面道理。吾谓道理须是面面俱到，凡只得一面者，皆私见也，不可谓之道理。南宋以来，边患日深，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，至无以自容，不独汉唐以上规模不一讨论，直举国势之强弱、事机之得失，皆无足关其意，惟一意矜张，以攘夷狄为义，而置君父

于不顾，必使覆国忘〔亡〕家，以自快其议论而为名高。数百年竟无有能省悟者，则宋儒之乐持虚论而不务求实际，有以阶之厉也。铲除此等议论，而后人心风俗可几于古。其去道理固远矣。所谓道理无他，以之处已，以之处人，行焉而宜，施焉而当，推而放之而心理得，举而措之而天下安。未有若南宋以来之议论，蠲弃天下国家而取快纷纷之口，若是之烈者也。宋之所以弱，明之所以亡，诸君子贸焉无所得于其心，乌足与言道理哉！是日大风，天气稍凉，可以着小棉袄。

十四日。午正，行八百六十四里，在赤道北十二度十六分。（伦敦东五十度一分。）英国教士法林斯，以病卒于舟次。船政应殓而投诸海。其妻以距亚丁近，乞葬之亚丁。船主以所居不在亚丁，则与投海无异，而徒为半日之耽延，不肯从其请，于是殓以棺而投之。早见亚得非山，已入阿非利加北境矣。其北为阿剌伯，犹亚细亚地也。至是为亚细亚、阿非利加海道交分处。由此一折而入红海，已非复印度大洋矣。马格理言：“西洋交兵，不杀俘虏。其在官者，皆有文凭佩之身，被俘出示文凭，则以官礼处之，饮食居处以官为差。或与约不再任战，即纵遣之。被俘者不允所约，则禁制之使不得逃，俟战事毕而后释归。或允不任战，及归，又请领兵，主兵者责其失信，常至罢黜。盖各国常视彼此所以相处之厚薄以为报，不欲失信于敌。既允不任战而又遣之战，则以后被俘者，敌人皆引为前鉴而不复纵遣之，而受其害者多矣，故于此常守信，不敢有违焉。”即此足见西洋列国敦信明义之近古也。

十五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七十七里，在赤道北十二度三十八分。（伦敦东四十五度三十五分。）又行一百四十五里半，抵亚丁。（船主云百十七里，与前六千四百二里，总数尚短廿八里。）亚丁与阿剌伯地相连，濒海一山皆石，英人建炮台山尽处。东西各为一山，横出海面相

望，中广约十余里，可以泊船。英人踞此，以为红海口外一形胜地也，洋人环东山为居。山后濒海设炮台，与海岸一炮台，并山尽处。凡炮台三座。兵官亨德来舟，宣述孟买总督施乃德之意，知此亦辖于孟买总督。居民阿刺伯本籍八千余人，印度六千余人，阿非利加亦三四千人，西洋各国百余人，粤民在此任工作者不过十人。而设兵至二千人，有炮兵及步兵、马兵之别，大率皆印度人。此地本隶阿刺伯，与其疆域相连。阿刺伯回教慄悍劫杀不可测，故设兵宜多。有兵船一，名伯尔德。管带兵船者，阿尔本也。外法国兵船一、土尔其兵船一，皆暂泊者。英国别有一小兵船，则由印度以公事来往者也。亚丁雨少晴多，询之亨德，居此六年，仅三见雨。沿山为小池，导山流纳而溜之以供饮，每雨，涓滴无遗弃者。地产鸵鸟，伸颈可长丈六尺，卵容一升，羽毛供西洋妇人冠饰。

十六日。丑刻开行。入红海，两岸见山皆赭色。过毕尔伶岛。午正，行四百二里，在赤道北十三度十分。（伦敦东四十三度十一分。）正当阿刺伯之木甲，为东岸海口最繁盛处。地产以加非为著，运贩英美诸国。其都地曰麦加，亦濒红海。其日礼拜，诵经作歌礼天神。西历以是日为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为岁尽日，中土谓之除日也。

十七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七百七十一里，在赤道北十六度四十六分。（伦敦东四十度四十八分。）阿刺伯所属，时见高山。海之西南为阿北西尼亚，盖土番也。红海西岸皆回教，惟阿北西尼亚奉洋教，自为部落，亦不与各国通市。是日为西洋元旦，亦无庆贺礼，惟闻印度以是日推崇英主为印度皇帝，各国或王或遣使，皆集会德列城行庆贺礼，所辖地皆施放大炮，歌万年曲，放烟火。同舟英商斯帝文生言：“在印度种茶三千余亩，中国茶种每亩收

百斤，印度茶种可至三倍。产茶处在北印度黑摩来里山南，去岁出茶三千万磅，生植岁益加多，此近二十年事也。”〔旁注：地名阿三细，询之即孟加拉东北之阿萨密也。《瀛寰志略》称其产茶岁得二十余万斤，今已逾百倍之多矣。〕禧在明言英国日报凡四：曰《代谟斯》〔Times，泰晤士报〕，曰《得令纽斯》〔Daily News，每日新闻〕，曰《斯丹得》〔Standard，旗帜报〕，曰《得勒格纳福》〔Telegraph，电讯报〕。《代谟斯》为国政公议，《得令纽斯》则民政议院之旨也，《斯丹得》主守常，《得勒格纳福》主持异论。四者各有所持议论，而《代谟斯》为最要。又有七日新闻报凡三：曰《斯伯格对得》〔Spectator，观察报〕，曰《撒得对尔日溜》〔Saturday News，周末报〕，曰《贝勒墨勒太至得》〔Parliamentary Test，议院纪钞〕。

十八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二十三里，在赤道北二十度二十三分。（伦敦东三十八度五十八分。）阿非利加东北为阿伯西尼亚番部，计长二千三百余里，而入努北阿回部，麦西兼辖之属国也。计此时已抵努伯阿境。海面阔五百余里，时见岛屿。《瀛寰志略》于红海仅著马苏阿一岛，阿刺伯属地也。其间小岛未开垦者甚多，如毕尔伶岛，英人近年始得之，地无所属，西洋图说亦无从列其名也。新嘉坡得《代谟斯》日报二纸：（一、西历十一月初三日，实中国九月十八日。一、西历十一月初十，实中国九月二十五日也，）锡兰得日报一纸（西历十一月廿五日，实中国十月十一日也，）中论滇案事宜各数则，洋情、国势、事理三者均有关系，乃属德在初、凤夔九、刘和伯与禧在明翻译，节其有犯忌讳者，录成三摺，谓即此可以推知洋务情形，而求得其办理之法。环顾京师，知者掩饰，不知者狂迷，竟无可以告语者。中国之无人久矣，此可为太息流涕者也。□德在初开载各国旗式，略录其大概，如：美利坚旗，长方，横分十三层，六白七红，近杆处蓝地绣金星三十七，盖其国分三十七部，所以为旗

识也。其合会同心旗，长方正蓝，周列三十七星。水师提督，长方正蓝，中列四金星。副将三金星，作钝角形；其下或蓝或红或白，中列二星或一星以为等差。水师船主，四角列四金星，惟旗色正白者星色蓝。航海旗常挂者，锐角长条，前半正蓝十一金星，后半上红下白。俄罗斯旗，长方，前半正白，斜横蓝十字，后半横分白、蓝、红三色。水师提督，正方白旗，横斜蓝十字。瑞典旗，正蓝，黄十字，右角近杆处另一十字，横黄、竖蓝、镶白边，一〔十〕字中空处又各分红、蓝二色。水师提督，锐角形，下黄上蓝，近杆亦有花十字。日耳曼旗，长方正白，中横黑十字，每画又分五行，三黑二白，十字中心黑围内一金鹰，十字右边上半近杆处，另横分黑、白、红三色，中心又一白边黑十字。丹国旗，长方正红，白十字。水师旗同，惟近杆处加一小白十字。其水师提督旗，十字中心又画金王帽一、黄王帽三。法兰西旗，长方，竖分三行，前蓝、后红、中白。水师提督，平方，航海者三角长条。英吉利旗，长方正蓝，四分之一近杆上半加红色白边，横斜二十字，如六出花。水师旗，长方正白，红十字，近杆上半角蓝地二红十字。其驻守各口者，长方正白，中蓝，横斜二白边红十字。西班牙旗，长方，横分五行，三黄二红。水师提督，正方，上下红，中黄，近杆画一金王帽，帽下径圆，左白右红，红边一金塔，白边一红狮。奥地利旗，长方，横分三行，上下红，中白，上行正中一金王帽，围以十二银星，中行正中另一方旗，亦上下红，中白，围以黄边。水师提督，平方，近杆上角另添三横，二黑一黄。意大里旗，长方，竖分三行，中白、左红、右绿，中心另一红方，蓝边白十字。水师提督，近杆绿色边加三白圆光，副将二圆光，参将一圆光。葡萄牙旗，长方，左白右蓝，中一红地，画金王帽，帽下一小红方，黄边，上及左右七座小黄塔，当中又一小白方，中列

五小蓝方，作十字形。比利时〔脱“旗”字〕，长方，竖分三行，中黄、左红、右黑。水师提督，平方，于黑行近杆处加四白小圆方〔光〕，副将三白圆光，参将二白圆光。荷兰旗，长方，横分三行。中白、上黄、下蓝。水师提督于上行横四白圆光，副将三白光，参将二白光。希腊旗，长方，横分九行，四白五蓝，其上半近杆另成一方，蓝地白十字。水师船，十字中心加一金王帽。土耳其旗，长方正红，近杆上半另一长方，红地白边，中一白星。水师船，中一星，旁立一月牙，皆白色。墨西哥旗，长方，竖分三行，中白、左红、右绿。水师提督，平方，中一飞鹰，口含一蛇，爪踏枝叶。秘鲁旗，长方，竖分三行，中白、左右红。埃及旗，长方正绿，中立白月牙。波斯旗，长方，中白镶绿，中画一狮，黄色，前左爪举刀，蓝色，背荷日，带金光。日本旗，长方正白，中一红日。海船，长条鱼尾，前后白，中黑。暹罗旗，长方正红，中一白象。瑞士旗，长方正红，中一粗白十字。罗马教皇旗，长方正白，中一大花，状如两钥匙交成十字，上架一蓝地金花帽，下一椭圆，金边，内分四钝角，二蓝地金狮，二红白各二行，上下左右相错，又下二枝花叶上湾〔弯〕，长及钥头，钥下有穗，帽与枝下亦有飘带，皆红色。此外商旗时有不同，诸小国及各国所属之部落，亦有旗帜异色者，以难于别晰，不详录。然要皆长方，横宽七八尺，竖长四五尺。其桅顶常挂之旗，或宽一尺，长至八九尺。杆竖则旗横，故以幅之长短为横宽，而以其正幅为直长。桅顶受风，宽一尺者仅用一幅布系之于杆，使不至为风缠绕也。各国兵船旗，有用长幅，末作两盆如鱼尾式者；有锐角者；有三角者；有三角之尖仍作两盆者。商船旗尤多用长幅，无用尖角旗者。有恶病则竖黄旗，各口候之，即以医至，相戒禁舟人不令往来，行海各国皆同此例。中国旗式于此太为失考；其用尖角旗，亦自古无此制也。

十九日。午正，行七百五十六里，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五十七分。（伦敦东三十六度三十五分。）过亚丁后，天气渐凉，以距赤道日远之故。红海所以多热者，以南界阿非利加，皆沙漠无人居，日炙沙石燥烈，为南风所逼，薰蒸之气皆入红海，秋冬北风，其热自减。崇地山乃以红海酷热、深冬不解为言，亦太失考。数日服刘云生所带丸药，如理中丸、十全大补丸，乃反得怔忡，饮食少减。是夕又服暖肾丸，夜半颈背作麻，知所制丸附片浸洗未透，能毒人，当以陈茶解之，而苦不可得。已乃怔忡大作，几至昏眩，起坐呼家人辈取甘草橄榄二颗嚼食，竟夜为之不适。是早过麦加海滨，为阿刺伯都城，回教摩哈麦所从出也。

二十日。午正，行七百六十二里，在赤道北二十七度三十二分。（伦敦东三十四度二分。）海中岛屿三四，两岸山势罗列，知已入麦西〔Misr，埃及古称〕境。红海尽处分两汊：东出曰阿喀巴，地属阿刺伯；西出曰苏尔士湾，地属麦西。两湾歧分，并宽数十里，中有大山曰赛乃，《瀛寰志略》谓之西奈山，相传为摩西以“十诫”立教之地，耶稣及摩哈麦立教源流皆出于此。稍东即土耳其之犹太，唐书所谓拂菻国也，为摩西生长之地。西洋文物创始麦西，犹太又教祖所从出。东汉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，抵条支，临海欲渡安息西界，船人以海水广大止之。大秦即罗马国，今属意大利。安息，今波斯。条支，今阿刺伯也。所临之海当即今地中海。是此地为亚细亚洲尽处。自西汉时安息、条支已通中国。文教之兴于西土，造端在此，殆有得于中土文物之遗欤？

廿一日。卯刻，行五百一十三里，抵苏尔士湾口，距苏尔士八里，距苏赛江口六里。苏赛江即埃及之新开河也。地为亚细亚、阿非利加两洲一线相连处，广约三百里，介红海、地中海之间。同治初，法人赖赛朴以机器开河通舟楫，宽六丈，深不逾三